



蚌埠“最牛钉子户”

9年抗争两度圈圉换来“多败俱伤”

再陷圈圉的前前后后



原来的自建房已成了平地

是不是强拆？有没有协议？张安房家人和开发商各执一词，记者几经调查，也难解真相。

但可以肯定的是，9年的漫长坚守，两入圈圉，张安房的抗争，代价惨重，多败俱伤。

旷日持久的钉子户生涯，给自己，给子女，给家庭带来了浓浓的阴影和深深的烙印。

对于这样的结局，当地一副局长对张安房给出了自己的评价“可怜、可恶又可恨”。

而在女儿张楠的心中，张安房执拗而坚定，更看重尊严和合法权益，甚于生命。



8月1日的冲突现场(张楠提供)

10条狗的命运

在张安房的抗争中，狗是他最大的帮手。据张楠介绍，家里最多的时候养了12只狗。“有一只藏獒，一只狼狗，还有草狗生的窝狗，中间有死的，我爸就再买新的。”

除了狗以外，张安房在岳母家的自建房里，继续配备摄像头、发电机，还圈了一个一米多高的围墙，放了几个充满气的液化气罐，还准备了应对辣椒水的防毒面罩。

狗既多又凶，扰民伤人的投诉不断，这让辖区警方决心清理。

早在7月10日，沈家骥副局长就找到张安房商量狗的事，要求张自行将犬只移走，但是张安房表示，移走可以，必须答应之前提的六个条件。于是移狗工作搁浅。直到8月1日的冲突爆发。

“混乱中，10条狗都被放出来了，当场被

人打死了几只，其中包括狼狗，其他冲散了。那只藏獒受伤后，晚上死了。还剩下四条狗。第二天，沈局长带人来拉狗，我说自己处理，三只让朋友拉走卖了。我向沈局长提出，老弱病残在家，不安全，留下一只狗看家。他答应了。”张楠说。

8月20日，记者在老人被安置的一楼，看到了仅存的那条狗。

蹊跷的拆迁协议

在张楠、王金祥、张安房大姐张秀英眼中，8月15日，葛老太房子被拆属违法强拆。

“我外婆、我舅舅一直都没跟他们签什么协议，拆迁当天，他们也没出示任何证件，就派人搬家具、拆房子。”张楠的这种说法，王金祥也进行了强调印证。

记者咨询法律人士获悉，根据国家相关规定，如果双方没有达成拆迁补偿协议，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不能自行决定强制执行。

8月20日，记者多次询问蚌山区政府、黄庄街道，得到的答复是“应该有协议，没有协

议是不可能拆的，是开发商和拆迁户签的”。

倘若果真签有协议，应当一式两份，拆迁户也有一份。但是王金祥、张楠等人，坚持说“一直没谈拢，根本没签什么协议”。

随后，记者两次来到九通房产公司，试图了解协议一事。

8月21日，该公司一张姓主任告诉记者，据他所知，双方已经签过了协议。随后记者追问，协议是谁签的？可否看一下？张主任以具体不清楚为由，要求记者留下联系方式，称公司负责人会联系解释的。但是当天，记者一直没有接到电话。

22日上午，记者再次来到九通公司，张主任当着记者面拨通了一陶姓经理电话，称其参与拆迁。

陶姓经理首先肯定协议存在，但具体是谁签的协议，回答则含糊其辞，前后矛盾。

到底有没有签补偿协议？面对记者的疑惑，王金祥16岁的儿子王克凡提供了一个细节，证明称即使有协议，也是别人强迫的。

“我奶奶被人抬进来后，当时我看到几个人，把我奶奶手抓着，往几张纸上按手印，按的什么我不太清楚。”王克凡告诉记者，奶奶不识字，耳朵也聋了，根本不懂协议的事情。

多败俱伤的僵持

从2005年到2013年，作为钉子户，张安房已坚守9年。

9年来，张安房的生活变了。每天，天刚亮，他就要烧狗粮。中午，他要拉着三轮车，去几百米外接水。

在抗拆的第五个年头，张安房的父亲死在老屋。

更糟的是，他的抗争变得越来越孤单。不仅两陷圈圉，而且曾经支持他的兄弟，已与他疏离；曾经理解他的邻居，对他颇多怨言。

九通房产公司一负责人说，开发商也是受害者，因为还有拆迁户没安置，公司每年

还要支付十几万的安置费。

对于当地政府而言，为顾全大局，既要顺利拔除“钉子”，又要承受居民的怨言，同样苦不堪言。

无疑这场跨越9年的维权已成为一个难解的僵局，且多败俱伤。

“听说张安房岳母家房子最终被拆，我很惊讶。我起先认为房子肯定不会拆，因为当时协议根本无法谈成。”沈家骥副局长接着表示“既然拆了，肯定是达成协议了。”

话题一转，谈及张安房其人，沈家骥直言“是个可怜可恶又可恨的人”。

“可怜，是说他用自身的自由，为兄弟姐妹换来几套房；可恶就是任何人都满足不了他的条件，步步为营，逼得对方必须一步步退让。本来已经达成了协议了，又反复变卦；检方不起诉了，不就是结案了，他非要结案，说有罪就给他定罪。”沈局长向记者解释道。

“可恨！我和他沟通不下于4次，我跟他讲你把狗处理掉，不要扰民，二是配合施工，只要人家不拆房子。我还向他保证，协议没谈成，我派两个民警看着，谁敢拆就抓谁。这样讲，他都不信。非一意孤行。”沈家骥显得很无奈。



仅存的一条黑狗



太阳能和发电机扔在一旁

维权在继续

采访中，张楠和记者聊得最多，对于自己的父亲，她并没有过多评价，只是给出了执拗和坚持这两个关键词。

“只要认为是正确的事情，他就会坚持。后来为了房子的事情，只要有政府文件，法律书籍，他都要买。我觉得我父亲不看重金钱，看重的是尊严和合法权益，甚于生命。”

临近采访结束，记者让张楠就该事件写点什么。第二天张楠拿出一张纸，交给了记者。

短短的四条意见中，充斥了“维权、强拆、黑恶势力、欺压百姓”等字眼，字里行间流露出愤懑和失望，而在最后一条中，她这样写道：经历了多年的拆迁，原本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，而现在天空乌云密布，眼前一片黑暗，以后是否还有蓝天白云？

显而易见，从2005年到2013年，张安房的钉子户生涯，给自己，给子女，给家庭带来了浓浓的阴影和深深的烙印。

记者获悉，日前张安房家人已经聘请了律师，为房屋拆迁以及身陷圈圉，讨个说法。

期待不久的将来，张安房及其家人维权如愿，并早日步入生活的正轨。

记者 刘海泉 文/图